

西藥各釋四卷

新 增

光緒十二年重刊

西藥略釋

羊城博濟醫局藏板

序

自中土本草綱目一出，莫不以為藥類美備矣。然究之華藥多泛而無憑，西藥較實而有據。嘗考大英、大、美、大、法、大、俄、大、德諸國，每國中向有醫局數百，而所用之藥靡不精詳。如某症用某藥，則功小而緩，而用某藥則功大而速。既有實驗，然後達諸新報，佈告同人。而且症有新舊輕重之殊，人有老少壯弱之異，莫不條分縷析。此西醫用藥所為實而有據也。夫西國名醫所譯醫書不少，惟未發明藥性如何，功用如何，是以華人未達，不敢遽嘗耳。

嘉醫士痼瘕在抱。胞與為懷。既以西醫普濟夫華
人。復欲以西藥悉傳於中土。斯非中外一體之意
耶。獨是西藥甚繁。或為瀉劑。或為吐劑。或為補劑。
或為斂劑。不一而足。外此則或發表。或化痰。或殺
蟲。或改病。或調經。或平脈。或平腦。亦難枚舉。又況
能解酸。能引炎。能止痛。能寧睡。能利小便。能行氣
血。而諸藥之類多奇效者。更不可勝數也。然則識
未廣。心未細。豈足與言西藥哉。蓋西醫凡遇一藥。
則必叙明出處。叙明製法。辨其形性。詳其功用。精
益求精。故能以少許勝人多許也。至若其力雄其

用廣而該藥之能入數門者並不嫌迭見焉余與
嘉醫士周旋日久知其仁濟情深因即泰西藥品
切於時用者相與譯為西藥略釋一書蓋是書煞
費苦心不知幾經博覽幾經細覈而始譯成也然
嘉醫士於此猶不敢自以為是復敬請 大國手

黃綽卿先生迭次校勘而後付諸剞劂則其用藥
之精細亦概可見矣今書已纂成問叙於余余愧
非世擅岐黃者然生平紅幕杏林香懷橘井嘗歷
考本草醫方諸書窮原竟委方謂藥經闡發已極
周詳及觀西藥臚陳尚有見所未見聞所未聞然

後嘆醫學之愈推而愈廣也。醫者誠合此書濟世。
將有以補本草所未備。及未精者。庶幾盡美而盡。
善焉。惟是語由繙譯。祇期顯淺。不事艱深。至若典。
叙桐雷。詞鋪芝露。仍俟博雅君子。匡其不逮。彌切。
翹瞻矣。是為序。

光緒元年乙亥孟冬上澣莆田林湘東謹序并書

西藥畧釋

孔繼良謹撰

嘉約翰校正

總論

凡人不能無疾病，此藥之所由而設也。大抵藥不一端，爲用甚廣。金石草木，種類各別，有可作食品者，如白糖、猪膏、蛋白及油、酒等物，是有用以配製食物者，如生塩、火硝、椒末、芥末、白醋、葱頭等類，是顧以上諸物，其用以作藥者，尙少而不徒用，以爲藥者尤多也。若物之專入藥品者，味固多苦而臭亦異常，有服之而令身體弗安，臟腑發力者，如服吐瀉等劑是也。有服之能令

臟腑和緩者如服止痛寧睡劑是至服藥不惟無濟而反有壞亦祇由用之不當耳夫物之可作藥者非必盡有壞人之霸力而物之有霸力壞人者亦非必盡可作藥大概藥之爲物其有能壞人而亦有能療人者居多也第或損或益而在藥之爲力初非有異惟服之得中斯藥之發力亦得中故能益服之太過故能損而已乃若採毒物以入藥其毒之大者功力愈大其毒之小者功力亦小是在乎善用不善用耳蓋用之得法則立能奏効而用之失宜則反以貽害可不慎歟然此理不特藥品爲然也卽推之光熱亦然試觀光熱固能養育生物然使光熱太甚詎不反有壞之乎其理亦由是耳獨是治病固賴乎藥也而

藥又不能獨收其效，故藥祇爲却病之一端也。而治法則包括甚廣，天時、人事、水土、風俗，或藉日之光，或吸空之氣，或擇風土之高厚，地利之和暖，寬心制慾，守靜勿急，及凡一切寤寐行動，居處飲食，皆非關乎藥力，常可去病療疾。他如暖水之氣，可發表，電氣之力，能壯筋，亦屬天工、人事，以補草木所不及。金石所未備者也。故苟能於未病時，寡慾養心，斯勝臨病時求醫問藥，千萬倍矣。可知金石草木之不足恃，而居恒調養爲尤宜謹也。然論醫者之本分，不獨以胗脉開方，足盡厥職。凡以上各事，皆當留心審慎，使徒開一方，胗一脉，以作營求之計，不徒大失爲醫之本分，亦有愧濟治之本心也。且夫治法中更有不用藥而

用器者如割症之刀針鉗剪製造精詳措施美備是又以智巧奏功者也至若以藥劑爲功者則必透識精詳深明底蘊庶克用之無誤耳且藥類之載在書者甚繁舉凡金類木類草類及禽獸中之可取爲藥者如鹿茸麝香等物皆宜覈其來歷辨其形性而且選藥製藥之功亦宜知其大旨至諸藥功力不同或宜於此或宜於彼用藥者由當變化從心也今設有一症於此而數藥皆可治固宜會而通之至各藥尙有諸多妙用不又當分而覈之耶蓋天下嘗有一藥或能療一症或能療數症者是宜將詳論之書而細察也抑嘗有一病或宜用一藥或宜用數藥者是又當將詳論諸症之書而深究也

論藥之源

藥類之所出見於草木金石與鳥獸者不一而足惟其功力獨在其精華而已夫草木金石固有精華可取而鳥獸亦惟用其最要之處

如鹿取其茸
熊用其胆

顧不加以化覈泡製則雜質藏於內而精華

反爲所滅矣然則藥固貴用其精華而精華必待覈煉而後得也又況製一藥嘗得二藥以用之如金鷄納霜之得自先高峯樹摩啡之得自鴉片烟泥是也然取金類以作藥其中不無雜質仍宜用法去清方得純淨若藥之取於生植物者亦非全體均有功用誠以此中有合用有不合用者宜細擇焉且生植物之藥有取其未成者製之有取其已成者製之則孰宜於生孰

宜於熟概宜細察也。又況有同是一藥而所函之質亦有幾種。則製藥者雖均入取。究宜分晰。至若植物之藥。多生南方。蓋因多熱也。少產北方。蓋因多寒也。然縱將南方植物移種北方。而究之藥力亦遜其半。且取植物以爲藥。其產於肥田者。功力則較勝磽田。其近於鹹水者。功力亦較多於淡水。是宜洞悉也。然而藥之功用。初非揣測者所能知也。溯其始緣。古者患病。爰採各藥嘗試而後知之耳。

論識藥之功用

蓋用藥資乎見識。必真經鍊。乃能操必勝之權。是凡藥固前人經驗必效者。或千載或百年。積累相傳。始克有藥。且多不能入。

飲食之類，則其質性氣味，非平和可知，則藥固非可輕於嘗試者也。然則辨藥者，亦因偶爾自嘗，而知其爲藥乎？抑或適見禽獸有疾，因食某樹某根以就愈，於以知其藥能療病乎？且問之天下各國，皆以爲藥之來源，未易究其底蘊。然每病時，必須服藥，而藥到自知其合與不合，有深心者，自可於此悟矣。顧必先有成見於心，而後證之於書，驗之於人，一日之見識，須費百日之參考，兢兢業業，念茲在茲，庶幾參考日深，見識日廣耳。夫何謂自有成見於心？設人當實熱口渴之際，孰不欲得凉水而飲之？雖然，凉水之於熱症，亦有合有不合者。然卽此一端，亦可爲識藥之一助云爾。

且夫病更有不治而自愈者其轉機常見之或自汗或自利或瀉或嘔或流鼻血或發出皮膚而病自愈者是皆內積成病得外洩而自痊之理也由是則有擬用發表之劑者焉然必先於禽獸試之或人偶然嘗試始知其有斯力耳不然何能憶其爲表劑哉厥後又有以熱水之氣蒸發見汗者至今常多用之而奏效不少其餘作嘔亦有用暖水以助之者凡此皆經前人嘗試而驗者庶後人乃得用耳顧藥有始自古人而用者亦有始自今人而用者而要非考覈既確未可妄用彼世俗所用之藥類多純雜弗一惟習而不察故未知其弊端耳抑知藥宜小心試驗慎勿輕信諺言卽服後偶有功效亦未可遽以爲實醫

者須深明臟腑體用如何，然後投以藥劑，庶能百發百中。

且夫人類固有壯弱之不同，或父母遺傳單薄，加以培養失宜，居處不潔，飲食無度，種種弊端，皆身體孱弱，百疾易生，凶疾叢見，縱有靈丹妙藥，亦罔可有救之機，是病不足以藥治者也。再論藥石更有純雜之不一，有原質之性有配製之性，或多或寡，有重有輕，選擇不精，配合匪當，則投之無功，是又藥之誤病者也。故論病則極難，而用藥亦非易，醫者凡遇大症，須先將病之來歷詢明，一切隨錄於簿，而後每日用藥如何，曾否應驗，亦宜陸續登誌，如此則症既詳明，自可變通而治也。西國良醫多遵是法。

至論學醫之道，既須考識各藥之源，尤當先明治病之理。夫何以謂之曰治，治也者，去吾體內本無之疵累，還其臟腑固有之良能也。夫人受天地以生，賦稟原無疾病，偶染之則本來之功用，必有所不安矣。然聽其不安，則久之必有所損，勢必設法以安之。此藥之所由而用也。夫藥之功力爲何，亦惟有扶其自然之力，助其固有之功而已。故遇虛則補之，實則消之，亂則合之，寒則通之。如此庶可安其所不安，治其所未治。至於退疾復元，猶在自然固有之力，而非獨以藥見功者也。由此觀之，藥劑固可以安功用，而功用始足以祛疾回生。故當耄期之年，功用全失，則雖聖藥靈丹，亦不能延年益壽也。按病人之臟腑，雖當病

時其功用時有摧疾之力。試觀勞瘵之人，其肺內之壞體，常可自化而成乳餅。嗣後即可無害，此非藥力所能爲，而亦本來功用之良能也。然則治病之法，最妙莫如暫保其功力，使其力有可緩，則功可盡施也。

再觀皮外傷損，常能不治而自愈。病狀雖屬輕小，而究其埋口平復之力，要亦在自然之良能也。何則？大凡所傷之處，必有生長之機。旣生明汁，復長生珠，血管串連，肌肉彌縫，此皆自然之力。千載以來，人竟不明其理，反妄加膏丹，誤施藥料，倘治之不合，反增其苦，豈不誤哉？且由外皮傷損，推而至皮膚瘡疥，亦同其類。及凡疾病，亦皆有自然却病之理。時或力不足，未克盡退。